

我的青少年生活

约翰 ● 缪尔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我的青少年生活

约翰·缪尔 著

马永波 王雪玲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是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

在此背景下，“生态”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一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

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

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万物关联的深刻思想，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时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生态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它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

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游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做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康的朝圣记录。

本丛书选译的三位作家均为美国生态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收录的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首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主编 马永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

目 录

苏格兰的童年	001
新大陆	033
威斯康星农场生活	057
百鸟天堂	085
年轻的猎手	104
小耕童	123
知识与发明	149
世界和大学	163

苏格兰的童年

在苏格兰，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十分喜爱一切野性的东西，这种对荒野景物的热爱伴随了我一生，而且有增无减。幸好我的故乡丹巴镇就在汹涌澎湃的北海边，大部分土地已经被开垦得很平整，但并不缺少荒野。我热衷于和像我一样野性十足、精力充沛的玩伴们在荒野中游荡，聆听鸟儿歌唱，或是到海滨漫游，惊奇地凝视退潮时岩间水坑里的贝壳、海草、鳗鱼和螃蟹；尤其是大海与天空、波涛与乌云混沌一片的时候，看着汹涌的波涛不停地拍打着漆黑的海岬和丹巴古堡嶙峋的废墟，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逃学，不过五六岁以后，几乎每个周六、假期中除星期天之外的每一天，我都会跑到海边或者原野里去。虽然大人们严厉地警告我只能在家里的花园和庭院里玩儿，

以免和别人学坏或者学会说脏话，但是这些警告从来没有奏效过。无论那如影随形的惩罚多么严酷，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野性却依然沿着自己辉煌的轨道前行，如同天空中不可征服、无法抵挡的繁星一样。

我关于乡村的最初记忆，来自还不满三岁时和祖父一起做的短途散步。有一次，祖父带我去了劳德戴尔勋爵的花园，向阳的院墙上长着无花果，我尝了一些，还尽情地吃了一些苹果。另外一次难忘的散步是在草地中，我在一个干草堆上坐下来休息，突然听到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声，我急切地跳起来，叫祖父过来看。祖父说他只听到风声，我坚持扒开干草看个究竟，终于翻出了那不可思议的声音的源头——一只母田鼠和六只正在吃奶还未长毛的小田鼠。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奇妙的发现，在野外洞穴发现一只熊和一窝熊仔的猎人也比不上我一样兴奋。

不到三岁我就被送去上学了，在学校的第一天无疑应该充满乐趣，不过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佣人给我洗脸时把肥皂沫弄进了我的眼睛，母亲把一个绿色小书包挎在我脖子上以免弄丢了，书包里装着我的第一本书，像个小旗一样在海风中摇荡。在我上学以前，祖父就通过街对面的商店招牌教会了我字母，我清

楚地记得自己由第一本小书念到第二本以至第三本，那是多么骄傲的事情。它们一本比一本大，一本比一本了不起，这种胜利进军般的成就感直到今日依然记忆犹新。

我读的第三本书内容包括拼写和阅读课程，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其中最好的是《卢威林的狗》，它是继尖叫的田鼠后第二只让我印象深刻的动物。故事极其有趣，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的一些同学，无论上学还是放学，我们这些孩子总是一遍一遍地读着。故事的主角是一条叫做吉拉特的狗，它勇敢、忠实，每一次它令人伤心的悲惨故事都会令我们一掬心痛的眼泪。吉拉特在狼口下救了主人儿子的性命后，浑身是血地跑到主人身边，主人误认为它吃了失踪的儿子，一怒之下把它杀了。只有回顾遥远的过去，我们才能领会到，孩子们的心对动物、朋友和邻人的那种悲伤和怜悯是一种多么伟大的能力。这个美好的昔日故事是我学生时期记忆最为深刻的片段。我仿佛是那群威尔士猎人中的一员，听到号角吹响，目睹了吉拉特的被杀，参与了对失踪儿童的搜寻，最后发现孩子在草丛中欢快地笑着，旁边是残缺不全的狼的尸体，最后，和卢威林一起为他伟大忠诚的朋友吉拉特的悲惨命运而哭泣。

我还喜欢这本书里骚塞的诗，《因奇凯普的钟声》，是关于一个牧师和一个海盗的故事。一位好心的牧师将大钟系在因奇凯普礁石上，给暴风雨夜中的海员以警示。暴风雨越大，海浪越高，警钟的声音也就越大。后来邪恶的海盗拉尔夫割断了绳索，把它沉入海底。有一天，天空晴朗，警钟叮当，海盗拉尔夫驾船驶到礁石旁，就像故事所讲的那样说：“我要沉了那口钟，让阿伯布鲁绍克的牧师遭殃。”于是他砍断了绳子，钟沉入了海底，“发出汨汨的水声，水泡浮起，在周围破裂”。随后，“海盗拉尔夫在海面上游弋，经过多日的搜索，满载丰富的战利品，返航苏格兰的海滨”。突然间，乌云密布，风浪咆哮，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降临。“我们在哪？”海盗绝望地号叫，“我不知道，但我多想听到因奇凯普的警钟。”故事继续交代这个悲惨流浪者的下场，“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绝望地诅咒着自己”。在“剧烈的撞击中”，坚固的航船触到了因奇凯普暗礁，拉尔夫和他掠夺来的战利品一起沉入海底，正好落在好心牧师的警钟旁。这个故事刚好唤起了我们对善行、自然和公平精神的热爱。

早期的学校生活和许多可怕的经历紧密相连，比如爱丁堡廉价旅馆管理员的恶行：他让那些贫困无家的可怜人睡在长椅或者

地板上，一晚收一个便士费用。当仁慈的死神让他们解脱后，他便将死者的尸体卖给医学院的海尔医生做解剖之用。我们这些孩子听到的故事都和最初的版本大不一样。女仆给我们讲过“时髦医生”的故事：“时髦医生”身穿黑长斗篷，带着很多极黏的石灰泥，晚上经常在乡间小巷甚至城镇街道上徘徊，猎捕小孩儿，将其窒息后卖掉。像女仆说的那样，医生先以闪电般的速度往学生的脸上拍黏石灰，盖住其嘴和鼻子，让他们既不能呼吸也不能呼救，然后将其迅速地裹到黑斗篷里，带到爱丁堡卖掉，供人切成小片来研究身体构造。我们总是恐惧地小声说起“时髦医生”的名字，天黑以后从来不敢出门。冬季的白昼特别短，还没放学天就黑了。阴天时家里不派仆人提着灯笼来，我们几乎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在“时髦医生”时期，学校放学比较早，因为如果过了正常的放学时间，老师就无法让我们离开教室。我们宁可待在学校，整晚不吃饭也不敢冒险，生怕碰上一位神秘医生，他可能就猫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呢。学校和大街之间有一座叫戴维尔坡的小山，我们每天上下学必须翻过它。一天晚上天还没黑，我们刚跑上山坡，一个孩子突然喊道：“一个时髦医生！一个时髦医生！”我们便疯狂地掉头跑回学校，把西登斯老师惊得目瞪口呆。

呆。我至今还记得这位好心的老师脸上那可笑的表情。他端详着我们，努力猜测着我们出了什么事，等到一个年龄稍大点儿的男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说，山坡上有一个可怕的“时髦医生”，我们回不了家了，他这才明白。其他学生也证实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对！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他要把我们塞进长长的黑斗篷里，我们有的人还以为看见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黏石灰。”我们害怕得要命，浑身颤抖。老师发现他不带队的话无法把我们打发走，不过，他只带着我们走了不远，就把我们交给两个大一点儿的学生，他们把我们领到山顶，让我们飞快地往家跑，我们就像被追赶的松鼠蹿进树洞一样冲进了家门。

放学后我们要全体起立，唱赞美诗《礼拜散时歌》。春天，燕子从过冬的地方飞回来时，我们就会唱——

“欢迎，欢迎，小客人；
欢迎你们来自异域的海滨；
历经艰险安然归来……”

我们还随着音乐的旋律摇摆。每年春天，布谷鸟都会报着它

的名字，《布谷鸟》是另一首我们喜欢的歌。当我们没有特别地想起什么鸟或者动物时，我们唱的歌可就五花八门了，比如：

“鲸鱼，鲸鱼，是我最爱，
它们潜入深深的、深深的海底。”

但我们最喜欢的还是《礼拜散时歌》，尽管前三个字是我最担心的难点。

除了学校课程，父亲还让我学习赞美诗和《圣经》里的诗歌。我学会《时代磐石》后，他给了我一便士，我突然间成了有钱人。苏格兰的孩子很少能从父母那得到钱，当时生活节俭，我们把这一便士看得比最穷的美国学生的一美元还要重，于是，怎么花这最初的一便士就成了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我在大街上激动地跑来跑去，对着商店橱窗里诱人的商品看了又看，盘算着做出怎样重要的投资。听说强尼·缪尔有了一便士的好消息后，伙伴们也都兴奋异常，巴望着能有机会品尝到桔子、苹果或者糖果什么的。

当时，婴儿出生几天后要受洗礼和接种疫苗。我还清晰地记

得给弟弟大卫接种疫苗时，我和医生打了一仗，那应该发生在我上学之前。我无法想象那个身材高大、表情严肃、一袭黑衣的人对我弟弟所做的一切，可是母亲抱着弟弟一点儿也不反抗，我也静静地在一边看着，等到医生划开弟弟的胳膊，血从伤口流了出来，我就觉得连母亲也不能信任了。我拼命地跳起来，抓住医生的胳膊咬了一口，喊着不让他伤害我可爱的弟弟。然而，令我十分震惊的是，母亲和医生都对我笑了。看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常常远没有那么完美。小男孩和小野兽一样，都是会打架、会咬人、会到处乱爬的小异教徒。

父亲一向以自己的花园自豪，他一直努力地把它装扮得像个伊甸园。他在花园的角落里给我们每人留下一小块地，让我们种自己喜欢的植物。我一直很好奇干燥、坚硬的种子怎么会变成柔软的叶子和花、又是怎么找到阳光的，为了了解它们是如何生长的，我那时每天都去挖开豌豆、蚕豆等大一点儿的种子看看。花园里有一个角落分给了姑姑，她种满了百合，我们以崇拜和羡慕的心情欣赏着宝贵的百合花床，憧憬着我们长大以后会很有钱，也能拥有如此壮观的东西。我们以为每一枝百合都很值钱，从来不敢碰一片叶子、一个花瓣，十分敬畏地在一旁欣赏。很久以

后，我才在加州的野生百合花园里找到机会欣赏到它们的壮丽。

我还在芒戈·西登斯学校上学时，丹巴镇里举行了一次花展。我看到许多参展者拿着大把的大丽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丽花。我认为它们与我姑姑的百合一样硕大艳丽，希冀着我有很多钱的话也要拥有一些。

虽然不敢碰姑姑神圣的百合花，我却有十足的理由记得曾经从药剂师彼得·劳森的花园里偷来过一些普通的花。他也能为本镇和邻村的穷人充当普通医生的角色，他有一匹出城给人看病时骑的小马，这马性子很烈，尤其是在马厩里拴了很长时间以后，它会变得非常狂暴危险，兴奋地活蹦乱跳，在街上从这边跑到那边，好一阵子才能被制伏。我们这些男孩子会非常钦佩地望着这位药剂师如何英勇地骑上这匹顽劣的马。这位有名的彼得医生很喜欢花，而且拥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用铁栏杆围着。我常常透过栏杆看看没人的时候，就快速地摘下一朵花，然后撒腿就跑。有一天，彼得发现了我的恶作剧，冲到街上抓住了我。我大声地哀求他放了我，保证不再偷了。他一言不发，把我拖到拴烈马的马厩里，推到马蹄的右后方，插上了门。我本来大声号叫着，可是一旦被囚禁在这里，会被马踢的恐惧立刻让我不敢出声了。我